

恶童三部曲

3

第三谎言

Le
Troisième
Mensonge

Agota Kristof

[匈牙利] 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 著
简伊玲 译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[匈牙利] 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 著
简伊玲 译

Agota Kristof

Le Troisième Mensonge

第三谎言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三谎言 / (匈) 克里斯多夫 (Kristof, A.) 著;
简伊玲译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8
ISBN 978-7-208-08059-1

I. 第… II. ①克…②简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匈牙利—现代
IV. 151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21562 号

策划编辑 李恒嘉
责任编辑 李恒嘉
装帧设计 聂永真
版式设计 张 布



第三谎言
[匈牙利] 雅歌塔·克里斯多夫 著
简伊玲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5.5
插 页 2
字 数 92,000
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208-08059-1/I·587
定 价 18.00 元

第
一
部

我被关在孩提时的那个镇上。

我并不是真的在监狱里，这只是一个拘留所，是当地警察局里的一个房间，一幢像镇上其他房子一样的二层带天井的建筑。

拘留所以前应该是一间盥洗室，门和窗户都面向院子。现在，他们在窗子内侧加装了铁条，避免人们伸出手打破玻璃窗。厕所非常窄，就在角落里，用一片布帘隔开来。沿着一面墙，摆了一张桌子和四张钉死在地板上的椅子。墙的对面，则并排放了四张可以折叠的行军床，其中的三张折起来靠在墙壁上。

拘留所里就只有我一个人。这个镇上的罪犯很少，而且只要一有罪犯，通常都会被遣送到邻镇，距离这儿二十公里的郡政府所在地。

我并不是罪犯。之所以会待在拘留所里，只因为我的身份证明不合格，签证无效，再加上我还欠了别人房租。

早上，狱卒给我带来早餐，有牛奶、咖啡和面包。我只喝了几口咖啡，就到外面去洗澡。狱卒帮我解决剩下来的早餐，还将我的牢房打扫干净。门一直是开启的，只要我想到院子里，随时都可以出去。这座院子被那些爬满常春藤和野葡萄的高墙环绕，其中一面墙的后面，也就是从我牢房出来

的左边，是一所小学的学校操场。我听见孩子们下课时的嬉笑、玩耍和叫喊声。我没上过那所小学，但是我仍然记得早在我小时候，它就已经在那儿了，只不过当时的牢房是在其他地方。之所以也能记得这件事，是因为我曾经去过那儿一次。

早晚各有一小时，我都在院子里散步。这个习惯在小时候就已经养成，那是在我五岁必须重新学习走路时的事了。

这个习惯惹恼了狱卒，因为每当散步时，我总是不说话，也听不进任何一个字。

我的双眼直盯着地面，双手则背在身后，沿着围墙转动。地面上铺了一块块的石头，而小草就从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中冒出来。

这座院子接近正方形，有十五步长、十三步宽。假设我一步有一米长，那么这座院子就有一九五平方米。但是我的步幅一定不到一米。

院子中央有一张圆桌和两张放在花园里的那种椅子，另外还有一张朝牢房摆放的木头板凳。

当我坐在这张板凳上时，几乎可以完全看见我孩提时看过的天空。

文具店的女老板竟然在我被收容的第一天就来看我，还

帮我带了私人衣物和一锅蔬菜汤。后来，每天将近中午时，她都会带蔬菜汤过来。我告诉她这儿吃得很好，狱卒每天都会从对面的餐厅订两次套餐给我吃，但是，她仍然继续为我带汤。我礼貌性地喝了几口，然后将锅子递给狱卒，让他喝掉剩下的汤。

我为自己留在公寓里的杂乱向文具店女老板致歉。她对我说：

“你太客气了，我和我女儿已经把公寓都打扫干净了。尤其是那一大堆纸，我已经把一些揉皱的纸和丢在字纸篓里的纸给烧了，其他的就放在桌上。但是后来警察来了，就顺手把它们也拿走了。”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我还欠你两个月的房租。”

她笑着说：“那间小公寓的房租我向你收得太贵了。不过如果你坚持的话，可以等到回来时再还我钱，也许明年吧！”

我说：“我不认为我会再回去，但是我一定会托人拿钱还你。”

她问我是不是还需要什么东西，我说：“呃……我需要纸和笔，但是我半毛钱也没有。”

她说：“噢！对了，纸和笔！我早就该想到了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第二天，她来了，带着汤、一叠方格纸和几支笔。

我对她说：“谢谢，这些我一定会还你。”

她说：“哎！你总是提到还钱、还钱的，其实我倒是喜欢你
你说些别的事情，譬如，你写什么呀？”

“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。”

她强调说：“我想要知道的是，你写的是事实还是只是虚构的内容。”

我告诉她，我试着去写些真实的故事，但是在某些时候，当这些故事因为本身的真实性而令人无法忍受时，我就必须去改变它。我又告诉她，我试着去叙述自己的故事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没这个勇气，因为这些故事会深深地伤害我。于是我就美化一切事实，描述出来的事物往往与它本身所发生的事实并不相同，而是与我原先对它的期望比较接近。

她说：“这个我知道，生活中有些事情的确会比书上的最悲惨的故事还要悲惨。”

我说：“没错，就算书中有如此悲惨的故事，也比不上生活中的悲惨。”

一阵沉默之后，她问道：“你跛脚是因为意外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我小时候生了一场病。”

她又说：“从外表上几乎看不出来你跛脚。”

我笑了。

我的手再度握起笔了，但是没东西喝，也没烟抽，除了狱卒在餐后给我的两三根烟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提出想会见警察局长，他立刻答应了。局长的办公室在二楼，我走上楼梯，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。他一头棕发，满脸雀斑，面前的桌子上，有一盘局中棋。局长看着那盘棋子，往前移动了一颗棋子，接着在笔记本上记下这步棋，然后抬起浅蓝色的眼睛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调查还未结束，还需要几个星期，也许要一个月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不急，我觉得待在这儿很好，只不过缺了一些小东西。”

“例如？”

“如果你能在我每天的待遇里再加上每天一升酒和两包烟的话，这间牢房就好得没话说了。”

他说：“不行，这有害你的健康。”

我说：“剥夺一个酒鬼必须喝的酒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吗？”

他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在乎！”

我说：“像我这种酒精中毒的患者如果不喝酒的话，就会有谵语症的危险，而且只要发作，一瞬间就可能会死去。”

“别胡扯了！”

他垂下眼睛注视那盘棋，我告诉他：“黑马。”

他继续盯着棋子看。

“为什么？我不懂。”

我把“马”往前移，他记在笔记本里。他想了很久，然后举起“车”。

“不对！”

他又放下“车”，看着我说道：“你是下棋高手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很久没玩了。不管怎样，我比你高段。”

他的脸涨得比他的雀斑还红。

“我到现在才下三个月的棋，但是没人教我，你能不能教我一些？”

“乐意之至。但是如果我赢你，你可不能生气！”

他说道：“我不在乎赢不赢棋。我要的就是学习。”

我站起身来。

“你想学习时就带着棋子来找我吧！早上比较好，因为这时候的脑子会比下午或晚上灵活。”

他说道：“谢谢。”接着便垂下眼睛注视棋子。

我站在一旁等候，然后咳了一声。

“酒和烟呢？”

他说：“没问题，我会吩咐下去。你就会有烟抽，有酒喝了。”

走出局长室，步下楼，我没回房间，而是走到院子里，坐在板凳上。今年的秋天很温暖。太阳西下时，天空出现了一些色彩，有橙色、黄色、紫色、红色以及其他一些文字中不存在的颜色。

几乎每天将近两小时的时间，我都和局长下棋。每一盘都下得很久，因为局长每一步都想了很久，并记下所有的棋步细节，而且他老是输棋。

另外，当文具店女老板每天下午整理好她的编织物，回去开店门的时候，我都会和狱卒玩扑克牌。这个国家的扑克牌玩法，和任何其他国家都不相同。虽然很简单，而且机运占了大部分，但是我仍然经常输牌。我们赌钱，但是因为我没钱，所以狱卒就把我欠的债记在石瓦板上。每一场赌局结束之后，他总会笑得很大声说：“我赢了！我赢了！”

他结婚了，老婆在几个月后就要生小孩，他常说：

“如果是个男孩，而且如果你还在这儿的话，我就把你石

瓦板上的赌债划掉。”

他经常提到他的老婆，说她有多么美丽，尤其现在她变胖了，胸部和臀部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大。他也详细对我叙述了他们的相遇，他们的“交往”，他们充满爱意的林中漫步，她对他的抵抗，他征服了她，他们因为奉儿女之命而不得不闪电结婚……他全都告诉我了。

其中，他以极度的愉悦和更详尽的方式描述的，就是前一天的晚餐。他老婆用了哪些配料、用了何种方法、多少时间，而且“愈是精心烹调，菜肴就更佳”——也就是他老婆如何做饭。

局长都不说话，什么也没说。他惟一向我透露的秘密就是，他会按照笔记内容，独自一个人把我们下过的棋再下一遍，其中一次是下午在他办公室里，而第二次则是晚上在他家里。我曾经问他是否结婚了，他耸耸肩回答我：

“结婚？凭我？”

文具店女老板也一样，她什么都不说。她说没什么可说的。她养育两个孩子，六年来，她一直守寡，所有的情形就是这样了。当她问及我在另一个国家的生活时，我回答她，我比她更没什么可谈的，因为我没养育过小孩，而且也从来就没有老婆。

一天，她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年龄很相近。”

我抗议说：“不会吧！你看起来比我年轻多了。”

“怎么会？不要开玩笑，可不要这么恭维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小时候在这个镇上待过，我们应该曾经在同一所学校里碰过面呀！”

“是啊！但是我例外，我没有上过学。”

“不可能啊！那时候接受教育是义务呀！”

“但是对我而言并不是义务，我当时是一个精神上很脆弱的小孩。”

她说：“你说话老不正经，你老是在开玩笑。”

我身患重病。知道这件事至今正好一年。

我的病是在另一个国家，也就是我迁居的国家发生的。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清晨五点钟。屋外还是漆黑一片，我感到呼吸困难，一种极大的痛苦逼得我无法呼吸。这种疼痛来自我的胸腔，然后渐渐侵袭到我的肋骨、背部、肩膀、手臂、喉咙、颈部和下腭，就像一只巨大的手掌，想要掐碎我的上半身。

巨大的手掌松开了，逐渐松开。我扭开床头灯。

我从床上缓缓坐起，等待，然后站起身。

走向书桌，走向电话，又重新坐回椅子。要叫救护车吗？不，不行！不要叫救护车。等待。

走进厨房，煮咖啡。别急，不要过度深呼吸。慢慢地吸气，轻轻地吸气，静静地吸气。

喝完咖啡，洗澡，刮胡子，然后刷牙。

又回到房里，穿上衣服。等到八点，打个电话，不是叫救护车，而是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到往常我去的那个医生那儿。

他把我当成急诊病人为我诊断。他听我叙述，帮我照肺部X光，检查心脏，量血压。

“可以穿上衣服了！”

现在，我们面对面坐在他的诊断室里。

“你还是一直在抽烟吗？抽多久了？你一直在喝酒吗？喝多久了？”

我毫不隐瞒地回答。我相信，对于他，我是从不撒谎的。我知道他完全不把我的健康和病症当一回事。

他在我的档案里写了几个字，然后看着我：

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毁灭自己，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一切都得看你自己了。我十年前就严格禁止你抽烟，禁止你喝酒。然而到现在，你还是继续抽烟，继续喝酒。如果你还想再多活几年的话，就该立刻停止这些坏毛病。”

我问他：“我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大概是狭心症，这是早就可以预料到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并不是心脏病方面的专家。”

他递了一张纸条给我。

“我推荐你到一个著名的心脏病科专家那儿。带着这张纸条到他的医院去作更细致的检查，愈早愈好。这段时间里如果发病的话，就吃这些止痛药。”

他给我一个药方。我问道：“要开刀吗？”

他说：“如果还来得及的话……”

“否则呢？”

“按你的情形看来，任何时候你都可能心肌梗塞。”

我到最近的一家药房买了两瓶药。其中一瓶是日常用的镇静剂，而另外一瓶上面写着“每日服用三次。适用症状：狭心症。成分：硝化甘油”。

我回到家，每瓶各服一剂。我躺在床上，痛苦很快就消失了。

我沉沉入睡。

我走在孩提时那个小镇的街道上。这个小镇死气沉沉的，房屋的窗和门都关着，完全一片寂静。

我走进一条宽阔的旧市街，街道旁尽是木屋以及老旧的谷仓，街道上满是飞扬的尘土。对我而言，在尘土飞扬中赤脚走路，我感到相当温馨。

但是，一股莫名的紧张情绪却在支配我。

我才一转身，就看见街上的另一端有一头美洲豹。这头亮眼的野兽，浑身淡灰褐色和金黄色的柔软光滑的皮毛，在炙热的太阳下闪闪发光。

忽然间，眼前的景物全都燃烧了起来。房子和谷仓都着火了，但是我却必须在这条着火的街道上继续走下去，因为那头美洲豹也开始向前走来，它踩着威严而优雅的步伐向这里走来，一直和我保持一段距离。